

诸子百家之道家

纯阳演正  
帝君既济  
孚佑真经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纯阳演正孚佑  
帝君既济真经

希贤慕道既久，茫然无得。偶遇仙师吕纯翁，矢心信从盘桓数载。见其女色日亲神气日旺，窃骇焉，谓修真者精养，炼气归根，不谓有此也。吕师笑曰，以人补人谓之真人，于此未谙道乎间，因出肘后既济经，密示口诀，余方豁然知道在迩也。经百句援东说西，因妄笺阐其渊邃，俟修真者实之。

上将御敌，工挹吮吸，游心委形，瞑目丧失。

上将喻修真人也。御行事也。敌者女人也。初入房时，男以手挹女阴户，舌吮女舌，手挹女乳，鼻吸女鼻中清气，以动彼心。我宜强制而游心太清之上，委形何有之乡，瞑目勿视，自丧自失，不动其心。

欲击不击，退兵避敌，修我戈矛，似战复畏，待彼之劳，养我之逸。

欲击，彼欲动也。修，彼手来摩弄也。似战，我也。彼欲我动矣，我反不动，而退身以避之。彼不来摩弄我阳物，我即示以似之状，而复诈为畏怯之形，待彼之劳，以养我之逸也。

盗兴凭陵，魔兵猖獗。吾方徐起旗钲，出营，交戈不斗，思入冥冥。彼欲操，亦破，我坚城深沟高垒，闭固不惊。时复仆敌，必来凌吾谓敌人。我今居下，汝处居上，上亦了了，彼扰我专，无不胜者。

胜者我胜彼也。敌兴已发必逼我，进兵不可不答，遂入坤户。即复退于外，翻走仰卧如僵仆之形。彼之欲心张往，复来攻我。我遂居下令彼在上，而诱之自动则我专而必胜也。

敌既居高，以高临下。我兵戒严，遂控我马。龟蟠龙翕，蛇吞虎怕，撼彼两军，令彼勿罢。觉我兵惊，使之高住，勿下勿斗，候其风雨。须臾间兵化为水，敌方来降，我善为理，俾

其心服，翻为予美，亦戢兵藏高垒。

此至要心诀，重在龟蟠龙翕蛇吞虎怕八字。瞑目闭口，缩手蜷足，摄住谷道，凝定心志，龟之蟠也。逆吸真水，自尾间上流，连络不已，直入泥丸，龙之翕也。蛇之吞物，微微衔噬，候物之困，复吞而入，必不易放。虎之捕兽，怕先知觉，潜身默视，必持心得。用此四法则彼必疲，乃以手撼彼两军（撼，拈也。两军，乳也），使之兴浓不杀。又戒之腾身高起，勿动勿下，候彼真精降下，则彼心怠，我反善言挑战。彼既心服而我得其美，则收敛而退藏千密矣。

再吮其食，再挹其粒，吮粒密短兵复入。

第二次行事也，食者舌也，粒者乳也，密者阴户也，短兵缩则短也，复入复入阴户以动之也。

敌兵再战，其气必炽，吾又僵仰候兵之至，以挺阖，彼风雨愈，下如无能者也。

候者候风雨也阖之也。

敌人愈愈奋，予戒之止，两军相对不离咫尺，与敌通言勿战，勿弃，坐延岁月待其气止，心愈愈如灰，言温如醴，以缓自处，缓以视彼。

愈愈奋者彼动不止也，予乃戒之止而勿动，彼上我下两军也，不离咫尺者，留一寸在内，余在外也，又与之言，勿动亦勿弃，坐延者令女复以手足支起，待其气精未降，又必我心愈愈如死灰，而言语须甜温，使彼兴浓，而我缓以待之也。

我缓彼急，势复大起，兵亦既接，入而复退，又吮其食，挹其粒，龟虎蛇龙，蟠怕吞翕，彼必弃兵，我收风雨，是日既济，延安一纪，收战罢兵，空悬仰息，还之武库，外上极。

大起兴浓也，彼兴既济，我当复入，深浅如法，间复少退，又必吮其舌，挹其粒，依行前番工夫，则彼真精尽泄，而我收

翁之矣，既济者既得真阳也，一纪十二年也，一御既得真阳，则可延寿一纪，武库髓海也，上极泥丸也，战罢下马当仰身，平息悬腰动摇上升泥丸，返以还本元，则不生疾病，可得长生。

为山九仞，功始一箕，匪传，全神悟入。

为山九仞为九天仙也，一箕一采真阳也，一采延寿一纪，是长生始于一采也，然此道非有德不传，盖有德则神全，神全则心静，故能悟入而行之也。